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碧梧玩芳集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温廷鑑

謄錄監生臣朱起鳳

碧梧玩芳集卷十六

宋 馬廷鸞 撰

題跋

書張母陳氏禮部符後

綱常亘天地節義無古今是可以世變論哉恭惟本朝立極叙彛導民扶世明禋赦令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事狀顯著者具明聞奏加之旌擢恩施甚厚三歲一下如寒暑之不移而壬申詔書以吏奉詔不勤更二三年

竟格嗚呼余婦舍新安張氏衣冠名族也朱文公嘗以篤行孝謹稱之余嘗舉以銘先外舅之墓矣豈惟丈夫其婦人尤多賢主奉公之夫人陳氏余婦之伯母也每為言其閨儀婦節之懿賢哉母也盛德高年宗族鄉黨合詞以聞于州州上尚書禮部應詔禮部復下郡國考實將行霈恩而郡事倥偬吏文遷延余所親張吏部牧新安嘗為之促文書會府罷迄不克拜恩哀哉其孫應文藏文書以示子孫謁余而請述焉中興四朝國史列

女傳有陳堂前者其母儀婦節大書青史今日視先朝時則異矣今陳與昔陳之為烈一也天典民彝又可以世變論哉

跋董秀夫輞川圖後

余友蘭皐董君雅人也示余輞川圖且索言焉宗少文老疾所至名山恐難遍閱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余甚欲借君此圖卧遊其間而君督之不置也則為之言曰史稱維在别墅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對為樂今

觀其空曲浮彩之吟寒流秋雨之篇皆不過四句而止耳何其簡短而有遺音也後人括摘摩詰遐想其遊輞川某句則謂之傲睨閒適某句則謂之蟬蜕浮游某句則謂之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又何其摹寫之無已也登臨而得于所見者其語樸想像而得於所聞者其詞誇古今文人類如此耳雖然此因畫而詳詩也若置詩而詳畫則又不然輞川圖摩詰所自畫也世間自有兩紙本有矮紙本有高紙本蘭臯所藏者矮紙之所摹歟有

能辨之與爾具一隻眼

書二姪分關後

昔唐相元微之誨姪等書曰吾不能遠喻他人汝獨不見吾兄之奉家法乎吾兄半生羈游以相給足吾受吾兄正色之訓感慈旨一言遂志於學粗成一名吾之所得以為兄者則汝之所得以為父有父如此尚不足為汝師乎今端巽端常父母俱逝孑然獨立於世變艱難之中不得已析薄貲以持寒門此吾兄苦學所積也今

將以微之所以誨姪者誨之葢吾曾祖太師盤山翁無兄弟吾祖太師和公兄弟五人而和公獨當家事諸祖意向不齊而和公一意包容保持門户迄無間言吾之二父信公朝奉公兄弟繞二人和公旣逝吾所後信公養母訓弟以至協比婚姻而吾以弟之子為兄之子則其孝友可知也二公授館人門藉束脯以養其親朝奉公病信公親治藥具親擕爇器以扶持之生徒皆以為訝信公正色曰吾弟相依為命者也聞者心服信公薨

朝奉公泣血而哭之如哭其父葬之如葬其父鄉人嘖嘖嗟悼至今猶有能言之者吾兄弟之相與已不如先人多矣然亦粗有可言者吾兄弟三人幼孤奮身力學丙午與兄偕薦次年偕上春官兄以耘人之財給我東上吾獨登第食貧五年兄假館養母育我至吾娶婦之後有孤妹未嫁吾捐奩財兄捐脯資相與聘送吾登朝以至叨竊政路勢利薰人兄未嘗以一事累我我未嘗以一辭望兄吾抱疾去位兄終年奔走扶持而歸旬日

而兄遷謝此吾所為終天之痛也汝等覩吾兄弟相處豈有貲產之可析乎豈有血氣之可爭乎豈有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乎蓋吾家三世以推梨遜棗為習尚以易衣并食為活計以同肝共膽為命脉今區區薄產闗約所載悉公悉實無毫髮可指顧此尺寸曾何足道惟是友睦一事乃吾家萬金良藥汝兄弟尚能守之吾有以見兄於地下是受汝之賜也否則無以見先兄於地下矣努力努力勉之勉之

說

温止所字說

親黨雲川温君以書抵予曰吾舊名拱辰吾師解先生字之曰止所後以純名貢天府而止所之字未之有改也吾冉冉老矣猶若未知止所者盍為說以贈我乎余荅之曰純者粹然至善之名善生於心而經言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先儒則曰心者人之北辰也君之名先辰後純壹是皆以止所為字止何所也方寸之

間至善而已朱文公感興之詩曰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傍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張宣公艮齋之銘曰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皆以心言也爰舉二先生之說相與切磋究之

潘龍起中復字說

君子已孤不更其名不可更也字獨可更乎雖然太虛之為少游履常之為無已覩時察義其必有見矣潘君

應雷以經明拔三舍陟巍科聲名獵獵起故以龍起為字俄而一旦更字中復益將蔽雷霆藏風雲以從事于掩身齋戒之義焉夫翕無餘者闢斯始造化之機也能潛乃升惟蟄斯奮吾身一造化也毋徒曰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云

朱甥師裕字說

外孫朱鐃家本茗人生于鄱陽其父名之曰鐃及冠將歸假馬氏阼階而行禮焉其父又為之請字于余余惟

昔之人生于其州則遂以州名其字則因名取義耳司馬温公生于淮西故以郡名而取充實有輝之義字之然則吾何以字汝乎吾聞家之富者饒于財學之富者饒于文唐贊皇李衛公名德裕而字文饒今以師裕字可乎汝欲知贊皇公之為人乎性不樂進士家不置文選然而籌邊樓之有大區畫精思亭起草臺之有大制作中書一品集文武兩朝獻替記之有大建明極材華勛業之盛中興以後莫加焉其亦可謂饒也已矣甥歸而

讀父書守家學盈科而行成章而達使其胷中所積汸汸如江海㬥㬥如丘山吾之所圖于汝也不勤而空無實而竅豈吾所圖於汝哉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勉之吾猶有望也夫

族子德淳字說

族弟之子德淳生于乙丑其紀年為咸淳初元長而工醫其學為太倉令淳于公之學德淳請序于余余曰汝以其生之年則淳為咸淳之淳以其學之業則淳為淳

于公之淳姑因汝之業制汝之字可乎宜以子全字周官醫師之職十全為尚十失一次之問臣意診病决死生能全否乎對曰意治病先切脉心不精脉所期死生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徳淳必也能全周官之十全而又能全淳于公之不能全是為青于藍寒于水可以托人性命矣人之言曰老醫少卜醫何必老史稱秦越人得方于長桑公太倉令得方于唐里公孫皆自少時公孫之授倉公亦曰吾身已衰無所復事是吾年少所

得妙方也醫何必老顧慧性何如耳夫醫非慧男子不能慧則通通則神聖工巧出焉姪之齒未也而其性專靜其學精審殊有老成之風吾病夫也吾貧於黎庶而醫傲于王公幸其族有人則朝夕吾門視吾病診吾脉吾以身試之良驗噫子全免之吾年五十一罷歸鬢鬚之焦黄久矣今抱沉痛年六十有七幾死者數矣倘非飲我上池之藥則汝伯何由髮如漆也書以為德淳字說

贊

東平精舍十八阿羅漢尊者真贊

一尊者立一人隨侍執巾一人鳴法鼓前列

寶爐侍者揖請

旃檀既熏法鼓既鳴或隨而趨或傾以迎問此大士為

寂為聲寂非槁木聲如震霆

一尊者手執數珠

衆生顛倒為物所轉我轉是珠一以貫萬過現不住来

則未來舉珠示人孰為輪迴

一尊者顧奴子點茶

把盞注湯茗熟氣新大士啜之醒心清神欲知花蘂乳清冷味須是眠雲跂石上人

一尊者在巖間入定一侍者執磬在側

兩目不開六用俱寂刹那三世一刼七日寂不為身動不為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一尊者默坐如嗔一直符捧函狀在前侍者

接過

空山宴息不動如如適從何来貽我函書尊者默然上座接過為喜為嗔不起于坐

一尊者抱膝仰面而坐頂上出神騰雲而去

二從者侍側

抱膝者形飛空者神二俱非是孰為此身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彩雲載之奚往而礙

一尊者立懸崖峭壁之下浣手瀑布泉一蠻

奴執巾

高山飛泉濺沫跳珠濯我寳手氷雪炯如顧視蠻童執巾在側水既不濡巾安用拭

一尊者降水中龍

我以道眼為傳法宗爾以願力為護法龍道成願滿乘雲駕風地行空飛一徹萬融

一尊者坐看龍抱膝

我非卧龍云何抱膝彼嘯而吟此默以息世出世間其

揆則一尊師無言萬法俱寂

一尊者倚松而坐看二獅子舞

撫孤松而盤桓玩獅子之嚬呻葢善財徧參之處亦遠公結社之人

一尊者坐水邊挈衣于膝一猿為洗足

手足痾癢大士未仁敬抑搔之異類成親何必王孫憎但以兒子畜輕汝手無傷吾足

一尊者策杖呀口前有幽花二山鬼侍側

顒隱於臍肩高於耳唱猛如雷開口見齒幽花可娛短錫可倚坐於石臺從以山鬼

一尊者垂手執拂而坐

拂垂於手手垂於膝堂堂尊師宴宴居息昭琴既鼓點瑟亦希神閒意定玩此髮鬚

一尊者伏虎虎口銜花伏地

以我慈悲撫爾猛烈還爾佛性共我禪悅咄哉小空客至勿恐採優曇花獻世尊供

一尊者坐看盤蓮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大長老芬陀利華具如来性睨而視之常樂我静

一尊者左執寶篚右執蓮花嗅鼻

芬陀在鼻出泥而香寶篆在手不揮而凉斷崖蒼蘚宴坐徜徉無相無作大用堂堂

一尊者捫膝正坐一善神一侍者

弟子在右善神在左尊者儼然捫膝正坐雙眸炯炯

用如如得大自在游物之初

一尊者按手仰坐一侍者一善神前有金童玉女引穼相合掌瞻敬

弟子在左善神在右尊者儼然傲兀兩肘金章紫衣合爪仰手現穼官身祝無量壽

銘

屺瞻鐘銘

我事毋時聽於無聲如鐘在簴何叩不鳴毋舍我去根

在塵空稽之大雄考此華鐘倩智興師敲無明銅響徹十方地獄天宮兒在中野母為飛仙晨香夕燈秋菊寒泉子子孫孫勿替有永誰無母慈聞者深省

小蓋銘

如荷小蓋倚之空堂視日蚤暮隨時翕張抑姑賢于臺笠奚敢旅于旂常

烏扇銘

土山焦金石鑠故人之清不来大王之雄不作莫黑匪

烏其風樸畧

碧梧玩芳集卷十七

宋 馬廷鸞 撰

記

益國趙公生祠記

樂平唐舊邑入本朝為望縣紹熙中慈湖楊先生之為宰也士肅肅民熙熙鰥寡孤獨得職而衣冠禮樂之聲日與縣大夫揖遜堂上時時歌豈弟宜民之詩以相命是一邑之三代也歲陽一周而風聽大異何也徒聞聲

謷尻高塗膏釁血者催科之呻吟也杜門塞竇十室九
空者比屋之流亡也摉原剔藪虎鳴熊至者徬徬之駭
奔也若夫漿酒藿肉美宅腴田狎憲府如家庭倚大姓
為窟穴指十有一鄉四十有四都之百姓為食邑戶者
則羣不逞之吏而已如是稱於州曰樂平之民邑之號
端使然哉宋之得天下也以仁十四聖一心三百年一
日自姦貪柄國嘯凶裒頑仇我赤子其敝至於塹山橋
江內叅外訌皇上赫然改紀制詔少保益國趙公旬宣

大江問民疾苦諸所罷行不從中覆公將王命自東遡
西十乘啟行風餐雨宿師之所過率以私錢給他費其
卬縣官者無幾復命餉所趣還厥輸公私晏如也而吾
邑獨秉急令出暴政頭會箕斂家至戶到販夫販婦不能
免焉公至之日馳令軍中征夫少休爰救民瘼於是三
台武帳牒揔如雲公則率顲衆感以詔書從事移縣大
夫去之俄而劾罪如章執吏于獄誅其尤無良者然後
呻吟者息流亡者歸駿奔者鼠遯自屏而吾民始克相

持以生相彌以寧如熱濯氷如蟄震霆蓋天地之為恩而日月之為明也亦既攜老扶幼戴壽抗旗拜舞公賜于元戎之馬前則又退而謀曰吾何以永報公之德於無窮也無亦繪而祠之晨香夕燈祝公千歳而後畫於吾心邑士倡之通邑之旄倪一辭和之黄冠師且願留公像於祥雲觀又以其為邑人授簡記其成其謚於衆曰公元勲盛德也樂平蕞爾邑非公素所拊循之民也如天之福公來自東笑談指麾而去其疾此在公勲德

中何啻泰山一毫芒公於邑人纔一二日之留而邑人於公已有千萬年之思且使為令者而有三年之愛於其民民何日忘之詩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固民心之天也然則誰非三代之民誰非慈湖之所以教而忍虐用之也彼崇山幽都投畀不受寧不永愧而後之有志於中牟單父之事者亦可以少思矣因系之以詩曰

康山之崇兮公惠不窮兮泊水之陽兮公惠寖長兮山浮清兮水涵暉公有惠澤兮民有秉彛堅珉深刻兮來

者永思

梓潼帝君祠記

梓潼當兩蜀之衝帝君故蜀神也五季不綱神弗受職宋興乾德三年平蜀明年丁卯五星聚奎文明之祥芳郁萬世君之靈響暴震西土久矣而尤為文士所宗今世所傳化書吾不能知其說惟石林葉公燕語稱凡蜀之士以貢入京師者必禱於祠下以問得失無一不驗者自吾有敵難岷峨悽愴君之靈與江俱東今東南叢

祠所在崇建自行朝之祠於吳山者天華龍燭晝夜嚴供四方士子並走乞靈亦宜也弋陽楓林方氏為衣冠大門儒士若束笥登薦書者相踵余之友方君其將試太常偕其弟其相與祠帝君於里中為之築宮塑像揭虔妥靈震耀而鼓舞之盖將惠徼靈響為進取資徵言於余余嘗感今懷古恭惟藝祖皇帝玉斧畫河全付所覆聖子神孫睿謨英畧未嘗一日不在殿西頭也今奎運重開天子明年龍飛策士君盍降靈於東南之士使之

舒翹揚英畫良吐奇濟時續武俾闢河秦隴盡歸職方
然後飈車羽輪導靈存而還故宮不亦盛乎有開必先
宜自方氏始乃書其麗牲之石而系之詩曰
梁山劒閣横岷嶓梓潼七曲高嵯峨真人初基斧畫河
靈君受職山之阿丹碧岌嶪龍虎呵拄天功業石可磨
江流滔滔東逝波靈之來兮自江沱結屋兮奉祠釀桂
兮羞芝神格思兮士曰時躍淵兮天飛冠若箕兮劒拄
頤長策用兮奇謀施敵北遁兮靈西歸錦幡兮寶蓋導

霓旌兮駕玉螭吾言非誇兮神之聽之

綠山勝槩記

婺源斗入萬山間山之鄰吾境者聯嵐含暉夸奇競秀予外兄張君輙得其勝處居之園于居之傍曰綠山勝槩而命記于余觀其池亭潔修林壑美秀則不必叢花茂木之蔭也直欄横檻煙霞澄鮮則不必重閣邃宇之居也曉窻夜檠詩書娛樂則不必絲竹管絃之奏也園之勝固已各陳矣今夫士生天地間其攀名梯弃利航

而竭蹷不休者欲暫而有此勝不可得也厥有狂豹西
山寄徑終南而居心不靜者又安能長有此勝乎君胷
中洞然表獨立于羣憧鬨嚚之上方且餐松風飲菊露
製芰荷之衣紉芷蘭之佩山凡水俗變為清輝積李崇
桃坐覽葩麗柳河東嘗言地雖勝得人焉居之則有增
而高有闢而廣有不待飾而已負者蓋惟勝流足以受
勝槩歟憶予前年冬直玉堂君授簡而余以文書謝不
暇居二年併掌外制予方如沐淥求解而君數數迫之

不置也方連上祠請倘幸蒙恩還里則將挾溪童畦丁擕茶鼎筆床從君綠山間可以脩然而賦矣

可隱齋記

了窓先生之從子鍾叔華少習舉子業後因足病疾微瘳灰心進取居西偏闢小室了翁為題曰可隱徜徉其間讀書作文尤工於吟詠日與朋友以酬唱為樂他日以可隱之名問記於予予獨謂叔華非隱者也古之人在市朝為大隱在林藪為小隱往而不返則有石隱之

譏挽之使來則有招隱之操若其眩世盜名則為充隱君子鄙之叔華獨以可隱稱可者未可之對也今夫士生斯世固將以為斯世也豪傑之士志氣方剛耳後生風鼻端出火視功業可彈指取而山哀浦思林慚澗愧於我何有臺上之笑有時而弱千乘之君車中之謀有時而蹶大國之將斯人倘終隱則何以誇當年而耀後世哉余固曰叔華非隱者也於是為記

李氏儒富莊記

叔翔既築儒富莊余往過焉縹囊緗素魚魚雅雅其崇如墉叔翔曰有文字來其篇籍姓氏列于史館定為著錄者西京三萬三千餘卷元和已六萬四千餘卷隋嘉則殿書以萬計者四十有七而唐之四部十二庫又不知其幾也況中朝文明之盛乎吾以是稱富何哉若是而可為富則嵩華之卷石滄溟之浮漚也若是而不可為富則索之常足味之無窮吾庸多矣子為我討之尚斯文之未墜而吾莊之不荒也余曰嘻聚書難讀書尤

難昔金華潘公作磨鏡帖朱文公亟稱之其說曰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此名言也世觧讀書者幾人焦爛於物欲之場没溺乎宴安之中蕭繹宋遵貴之徒皆是也厄吾書者豈必郢城之煙底柱之水哉叔翔有大雅資寘捜而力討飫覽而厚藏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其必有以知之者矣李文正家藏書甚富有不待見主人下馬直入讀書者余討論山中覔書不可得嘗願偒徉小谿盡發

一莊引卷徐玩叔翔當不吾厭也庶幾文正之遺風歟

因奉所假歸之輙以所聞讀書之說次第其語爲記

池州貴池縣尉廳記

出秀山門可二百步所得古闉闍之故址隆然如伏龜有官府翼乎其上者貴池新尉廨也尉秦官也由漢以來凡掌武事者皆得稱焉太尉至與丞相等尊中尉巡徼京師司隷督大姦猾以至郡也縣也莫不有尉尉於縣爲最卑官雖卑其尊名自若也今之仕者顧不然貴

池附於諸侯尉出掾曹叅軍下旦朝束帶持手版趨尹
請諸所移檄事暮走田廬閭逐逐無停輪而桴鼓之警
發召之役不與焉又俗吏尸厥官伏如處女苟幸終更
逝如脫兔固無暇營所謂傳舍者以諉長官長官諱錢
怖粟亦視陋忽傾而已先時舊治臺府度爲齋山書堂
前尉徙治其旁軍地蘧篨一廈不潰于成寄跡僧廬三
徙而得今治旁挹湖山蒼翠欲滴下瞰閭閻錯繡如畫
其規模促狹而負踞高爽猶之以卑官受尊名者也營

之者少仙楊君賦之緡錢斛米木章竹箇者明府鄭君也楊君謂吾幸㴻三歲且去去而以遺所不知何人若非斵山骨書片辭無以識永久且望來者之苟能充之也子為我書所以余羞非文章家獨憶李太白贈秋浦柳少府之句一日乘小車訪君梅市邊誦以美君稍隱括而為之歌曰美輪奐兮翬飛嗟不日兮成之舊蕭索兮忽芳菲望白雲兮當翠微閭閻靜兮人吏稀兮刀閑閑兮犬雞䕶籬少仙之去兮萬里清輝歌曲正酣君詰大

府受約束余亦上馬去君名𩔖字茂實武夷文公之幾世孫

淨土院舍田記

院更唐宋且將五百年前人之述備矣蓋嘗以檀法度人施者無翼而翔不踵而至當乾道辛卯有初施田者僧真悟大師道崇句文于吾伯祖潛溪翁為說偈言云信心生供養念起即無窮我田無窮年我福亦無盡自後迨今百有十六年由朱君純仁而降長者李公以建

殿及諸佛菩薩像施毛君自任以建三門創彌陀殿施
王君曰平夫曰立夫以金剛像施曰宰曰彬之曰立夫
又皆以田施而余兄弟暨昭文文忠南康公又皆以題
扁施凡施之事田爲大院之僧如本宏普順普潤者皆
肅肅然奉其教無敢越規矩準繩且將修彼之禮以耕
之陳彼之義以種之講彼之學以耨之于是又介吾猶
子奉潛溪翁遺文謁余而請記余觀多田翁盡東其畝
祖也傳之孫三世希不失矣父也傳之子再世希不失

矣孰能更千百年不壞不滅如浮屠氏之為乎潛溪翁之言驗于是矣雖然謂僧而可無田乎則彼之人固自為大言曰我師之教盡虛空遍法界皆吾福田耳釋迦云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乞食王舍城中王舍城即吾田也國一師領徑山千餘衆寺無常産庖廩不繼山之神龍實助緣化山龍即吾田也吾之田若恒河沙數歷僧祇刼是可限以頃畝裁以歲月乎謂僧而可有田乎則吾之入又律以正論曰梵居者僧野耕者民必

也復而室家還而冠巾而後畀而田疇室家之不復冠巾之不還而田疇是畀僧而民乎民而僧乎雖然姑舍是僧之祈余曰吾因檀施助緣建彌陀誕節修西方淨土勝緣其田得米三十斛有奇是所為謁記者也夫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此淨土說也我無穢行之稊稗入獲無量之果報此福田說也施福田修淨土庸何譏焉彼將慊于不耕而食也于是取檀施之田自耕而食之以逃吾人之譏可也古德云諸方說禪渾渾何似我怕饑

種田此語真實有味或問莘郊樂堯舜之道于其禪師荅曰江上一犂春雨良以耕食鑿飲道在其中于吾儒之說未大戾也姑以是文之可乎後之覩文者將無謂其附會空王之談乎抑亦不乖聖人之道乎是未可知也安得起潛溪翁于九原再拜而質之

廬山白鹿洞書院興復記

謹按國史淳熙八年十一月辛丑禮部言知南康軍朱熹奏廬山白鹿洞書院在本軍星子縣界恭聞先朝嘗

賜之國子監九經又嘗勅有司重加修繕考此山佛老之祠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而先王禮樂之宫所以為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臣蒙恩假守始即其故基度為小屋教養生徒欲望繼述兩朝神聖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書院為額詔國子監仰摹御書石經印造九經注疏論孟等書給賜事下國子監勘當監上禮部奏聞從之於是東萊吕成公為之記後三十有八年南康守臣重修而勉齋黄公記之又後十有六年

江東憲臣重修而蒙齋先生袁公記之後五十有四年齋藏不戒于火百年儒宫一夕湮滅斯文之厄極矣於是領生徒尸講席者盡然動心任藩侯爲師帥者慨然出力披荒撥燼度材鳩工爰畀之人徒焉賦之財粟焉舊曰規制廼大興復入其境則山葱蘢水汩瀜者文公之舊也登其門則夏屋渠渠童甫莪莪者文公之舊也且於微闡顯幽之餘更有飾回增美之觀斯亦奇矣山長某姓等寫圖纂事授簡於鄱陽後學馬某而俾記其

成焉其避席曰嗚呼大川為陵平陸成江師亡友散法爛道窮文公之學有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矣談何容易昔公之託記於東萊氏也言言而商訂句句而裁量惟恐一語之差將變秀才為學究而隨緣說法應病與藥者之無以傳無窮也於是成公之告學者則欲挹先儒淳固質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于以尋關洛之緒言而懲荊舒之陋習焉已而勉齋之記壹是皆以治心修身為本蒙齋之記三致意於正誼明道之言

是皆大儒先生之格言大訓後學無復措一辭矣今姑述興復之本末而已抑諸君游文公之學登其堂伏其几襲其裳亦嘗讀其書而誦其賦乎賦之末言公喫緊為人處也曰誠明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懐謹顔巷之攸執誦斯言者不過曰志伊學顔而已愚以為未盡也摯之懐亦曰莘郊樂堯舜耳不必幡然而改也顔之執亦曰陋巷甘簞瓢耳不必用之則行也誠能懐於斯執於斯抱堅白如玉雪抗青紫於浮雲由是

藏焉修焉游焉息焉宇宙一寏聖賢千載或淒涼經醉石之傍或慷慨感卧龍之節當其撫以深懷得無有拾余新好者乎宜謝之曰吾之業在洞賦之終篇矣倘幸以為可則願刻諸石若曰辭列三先生之次有榮耀焉則其何敢僭

碧梧玩芳集卷十八

宋 馬廷鸞 撰

記

饒娥廟記

娥立節唐寶應壬寅更五代曁先朝迄于今五百二十有七年歷壬寅者八矣嗚呼唐於此時銀貂縱横王室如燬妖狐起仆河朔為墟斯六陰之窮也而有貞女子行烈丈夫事獨於吾州邑見之幽姓而節亘千年荒江

而名振八表斯昭昭者豈偶然哉制書之賜于唐者一于先朝者一石章之立于唐者二于先朝者八自娥立節以來八年而祠與碑立二十年而唐制書初下柳河東之碑繼立百一十年而廢碑再立二百一十六年而先朝邑官碑陰有記又三十四年而宋景文之史有書又十五年而遷廟立有碑又百六十年而别廟立有碑又二十一年而先朝制書再下褒表者節義也自娥立節以來百有一十年而初祠焚前碑燬又四百有六年

而别廟焚衆碑悉燬廢興者時變也嗚呼節義貫天地時變自古今綱三常五寧同榱桷以俱焚天典民彛豈與瓦礫以偕燼譬如衆星分耀日轂冥濛有時而陽耀大明四瀆爭流滄溟浩淼有時而鯨浸洞閞又安知無惻怛勤民慷慨望古為之興仆植僵者乎蓋娥之英烈地行為神空飛為仙或搴月窟之芳使士之舒翹揚英者叩焉或灑天瓢之霖使農之植稻種黍者祈焉於是别廟焚羣碑毀之十年當彊圉大淵獻之歲邑人稽贊

府廳公分祠東山之始謀暨文元楊公遷祠邑西之舊規而新大之其明年三月壬子首事六月庚辰落成前築月臺中敞殿宇丹艭絜然皷鐘爐案備具祠之初建也有白犬伏神座下依依終日投之魚肉不食齧灰而去不知所之豈異時娥感父屍固有銜欃棪之祥而厖也復出于斯時歟吁嗟厖兮彼固進不得擬桃花以扈嵩洛之塗車芻靈退猶得附黃蒼以彰吳越之義夫烈婦也生斯時覩斯異者欲不流涕歎息於斯而不可得

也於是士民相與捘簡於里之病叟而記其成焉娥之
烈前人之述備矣無復譸譫賛一辭姑詳廢興以紀時
述幽靈以感物而已病叟者卧中條山久幽不死而名
不稱焉者也叟既成文又作迎享送神三章俾歌以祀焉
而并刻之其詞曰
日吉兮辰良芳菲菲兮滿堂蕙殽烝兮蘭藉奠桂酒兮
椒漿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駕飛龍兮于征邅
吾道兮鄉之長城波滔滔兮淚盈盈望汾潭兮磐石橫

僊灘兮揚靈揚靈兮未極隱思君兮太息朝馳騖兮江之滸夕弭節兮縣西之側待娥不來兮使我心惻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唐世衰有父溺死兮誰者憐之呼天與地兮涕漣洏至險不測濤與風至幽不仁魚與龍至孝不昧感即通豈人之靈兮不若虺之雄惟天地之無窮兮哀吾生之弱齡往者吾不及兮來者吾不獲觀其敗與嬴愚公老矣山為平精衛藐然海為傾枕吾戈兮縛爾纓猛志毅氣妖氛澄昊天克罼兮靡人

弗勝誦娥之烈兮揺我心旌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大田多稼兮屯膏是憂雄虹朝隮兮雌霓夕虬觸石兮通氣雷車兮電熾雨甚至兮神哉沛農有成功兮懷雞黍之招邀士未失職兮巽鵬鯤之扶揺錫之豐歲兮俾爾餘饒報以修程兮匪我宣驕揚桴兮拊鼓餞飈游兮遠渚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祝娥之來下兮慰我士民于終古

老學道院記

玩芳病叟結小樓於林居之後樓書其上而挾冊其下以老學道院名之夫學幼者之事也禮經云人生十年曰幼學等而上之至七十曰老而傳未聞當老傳之年而反區區乎幼學之事也且幼者壯壯而學則入勝以天泯壯而老老而學則力疲而氣衰白首紛如烏用是佔畢者為哉吁顧第弗深考耳天下之生久矣老于閱世有興亡老于學道無古今昔者商周之際老學在箕子父師之尊圖書是典若敷言若彝訓箕子胸中一洪

範也然而欲哭欲泣盈其懷麥漸黍油𩕳其目不得已推其學爾汝時君而告之曰如此而昌如彼而凶其所感深矣戰國之際老學在荀卿自夫子歿而微言絶孟軻死而正學不傳六王敗姬四海為嬴厥或修列大夫之闕卿最為老師逃讒廢死且訓其徒曰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歳必反理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其所期者厚矣秦漢之際老學在伏生濟南高隱何必商山之賓鴻九十傳經何必魯堂之深贄先儒謂濟秦之險

以通於漢者叟之力也漢魏之際則鄭康成管幼安其人也炎運灰矣當塗峙矣玄之年七十公車召而不就使者逼而不進閒居以養性覃思以終業病篤戒其子以羣書腐敗恨未能于禮堂寫定以傳其人焉寧之年八十四居遼海非經不談歸田廬有命不應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少非漢人老非魏人尚矣哉晉宋之際唐五代之際則徐野民司空表聖其人也劉之興一老之涕潸顛李之七六臣之額不泚集於枯與集菀者異也然

而人自覩謝宣明面我不受其詆訶人自書徐干木紙尾我無與其軒輊八齡所讀者遺經三十卷所成者舊史而已儒失其柄武玩其威中條之居滁熕濟勝禎溪之人知非耐辱亭曰擬倫志所著也亭曰修史勉所職也年六十七自傳休休以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于千載之下不亦卓乎此七八君子者代則易年則耆學則二千數百年一日也蓋陸放翁嘗以老學名庵矣吾嘗欲纂古今儒學之旄期稱道不亂者起三代而下至我

朝諸公為老學傳疾病未能也姑書七八君子之云為誌于石少須臾無死以贊頌其萬一且效通德公取吾腐敗羣書禮堂所欲寫定者雖不足傳其人猶足託吾子孫於千歲云著雍困敦之歲無射之月晦日余年六十有七表聖著傳之年也

遺老軒記

蘇黄門輔政於元祐謫官於紹聖歸居於崇寧諸子為之築廬頴濱其自言曰吾頴濱遺老也甞自諫官不五

年與聞國政雖號為得志而實不然今退居杜門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不如意平生之樂莫過今日蘇公之所謂遺老者如此晉秘書少監徐廣東莞人也劉氏易代之際廣悲感流涕或責之曰徐公得無少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徐公之所謂遺老者如此然則一遺老也樂莫樂乎頹濱悲莫悲乎東莞何也要亦各適其適而已從容乎老檜修竹之間嘯傲乎

鳳臺平湖之上避事已謝客養性不看書蘇公之所為也守丹徒之墳墓懷京口之桑梓八齡手不釋卷一歲徧讀五經徐公之所為也有士於此壯誤思華晚逢傾覆其始也類蘇公之不如意而無其晚歲之樂其終也類徐公之不可同而有其暮年之悲於是家有林亭篋存竹素亦妄以遺老自名於二公宜何擇焉曰吾進難企乎穎濱是猶傾而未頹之初也易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蘇公之時以之退已墮乎東莞是固淪胥以亡之

後也玄曰海水羣飛蔽于天航徐公之時以之為蘇公不可舍徐安歸抑二公皆八十餘老則造物之所賦厚矣士當踰六垂七之年乆生何益飾巾待終而已不然則古之人有上相誇榮中台耀寵時開一卷時飲一杯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自名曰長樂老矣然而斥以寡廉登之雜傳國則興亡相繼身則富貴自如歐陽公司馬公恥之士亦恥之是為記

墓志銘

舒城汪主簿墓志銘

新進士廷射舊未有淳熙初至尊壽皇聖帝嘗諭大臣令欲文臣能射御武臣能詩書越明年上御射殿按進士射合格者推恩有差餘皆賜束帛恭惟聖明寵綏俊選砥礪材武於萬斯年按為典故令國家取士自禮部奏名以至親策按射具如故事里人汪君繇鄉舉恩詔許入對君少年固以詞章拔鄉解其平居自業則不直䃂䃂弄文墨為舉子業蓋兵書最明習弧矢尤號精有

司第君射為合格銓細入遂乏一言不相應輙不得調君守選久之得主廬州舒城簿以歸廬被邊州也舒城屬邑也主簿文吏也君周旋其間亦安能暴耀所長以鳌其孫吴之書英衛之技也不久而病病輙以不起閧嗚呼彼猨臂將軍之不矦非命也歟君諱其饒之樂平人幼持身修謹為才子弟好學夾持以賢師友丙子秋試君弱冠業已高在得中春官不奏第退而益修其業貪夫薀年君倡發私廩是故里無饑民鄉夫関役君要

柬義籍是故官無鈌事親年高君以舉人父母恩封榮其親兄之子孤君以猶子之義撫其孤盖君之居官行事不可見其孝於親友於兄弟施於鄉閭者已卓卓如此矣初君既連蹇不得志于奉常則慷慨拜書闕下萬言以正君心凝天命謹邊防節財用稱提楮幣訓練軍伍之說自獻于天子奏入登聞鼓院以小紙示儌舍守翁若將留君以待上命者已而報聞君因得游諸公間若給事尚書鄭公發祭酒禮侍葉公夢鼎左司戶侍曾

公頳茂皆令出我門下受爵拜官諸公與推挽焉余交
君舊君之子其從余游滋久涵滔孟夏君孫褰征淮訪
余語離余方杜門避囂有言不得聞古人有回路相贈
之義而未能出一語其來告曰先人葢棺事定矣出處
一時死生萬古先生無惜以前日有味之言為今日不
朽之地乎余愴然不能辭曾祖其祖其考其生乙卯歿
丁巳窆于雙牌方氏男女幾人嗚呼淮氛甚惡野無居
人有冦至邊邊軍夜驚其有能發一矢庶幾於景德推

亮之事乎倘此事出於儒者豈不足以羞武夫之顔而奪之氣又庶幾對揚祖宗寵綏俊選砥礪材武之萬一乎噫君未行時淮西部使者以書促其至余亦嘗爲廬帥吕侯言君材美君抱藝死山林余固不得不爲君悼惜也已銘曰

君無往兮淮之陽舉長矢兮射天狼邊風冽兮隴野茫

釋挪兮兮老故鄉君永歸兮雙碑之墓山龍從以蔽日兮雲霏霏其承宇春蘭兮秋菊長無恨兮終古

總領秘撰費君墓志銘

余讀詩至匪風之末章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未嘗不泫然流涕也蓋東周而西懷者岐豐之士大夫文武成康之遺也國家玉斧畫河睠焉殿西異時拓天扶日蓋出西豪過江百年岷峨悽愴扶攜保旅而南者可以僑置東益州矣矧復與荆吳泯泯一息悲夫公費氏漢丞相後諱伯恭字希呂世為成都人莊簡公之孫也本儒家子遷房為貴公孫所後貴軒公以儒術為西州大帥

蜀難擕家南下以編簡從紈袴以俊選造秀侶丙午拔漕薦不第俯就京秩初筮為西餉官屬再調浙西帥司酒官轉東餉幹官辟主管文字自國家多事戊己雲屯庚癸日呼餉掾無他鞭筭而已公檢防錢粟補苴罅漏以賛其長由是無師不宿飽之虞而有軍無乏興之喜頃入宰浦城浦城閩壯邑也邑政宜民民咸安之公嘗為余言邑民甚醇吾政多暇嘗晚步閱㕓俗以驗吾政否臧則父老輙持茗椀為長官壽熙熙然父子如也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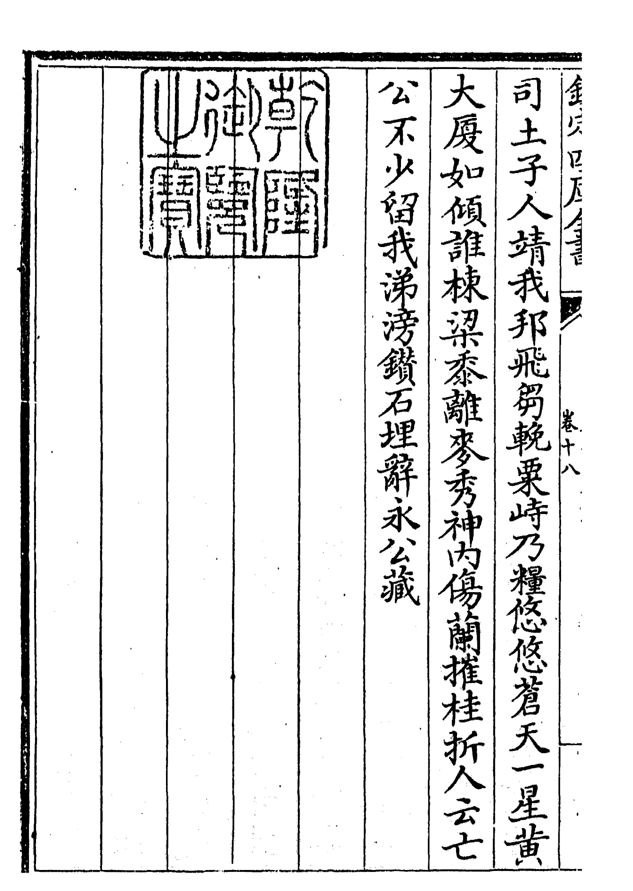
雨巖號為當世吏師聞風納交復欲以餉所辟會公除京帑外補貳郡三山三山帥府貴寓森立有名卿嘗以事抵公府公當官而行無所阿徇卿為愧謝曰不如是何以為南府判會計録之作俾來者稽以為驗於郡計有功焉當堅邊設候之時擅治法征誅之選沿江制副治九江公叅其軍事府罷輙奉朝命兼攝諸司列校風從三軍皃藻公所調娱夕矣由是守蘄攝黄守舒以至司江庾護淮漕領西餉皆雄司也朝廷不至用達其才

公則所至官修其方材可為時不可為矣公涖官雄劇受任艱危排山倒海而扁舟獨航破柱傾梁而孤木横支難乎不難乎其間闔而英蕩是移則遯尾之厲不敢辭也其纔綣而羈絏以從則滅頂之凶不遑避也要亦臣子一至之分而已鼎遷物改公由閩而鄞而杭疇昔西山南浦之間爾宅爾田不堪回首矣嗚呼明夷傷也傷於外者反於家公既違大易之序矣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汝信處吾敢忘詩人之意乎挽公來鄞種秫東

阜結茆西塾松風萬壑意及而文哀夕陽西流破涕而為笑余與公同之忘其吳蜀之隔也居無何暴客訌旅瑣之巢伏戎拟豐蔀之屋兩家資用蕩析余守先人墳墓不能去家人女婦輩偕公依邑廛以居公與人有情於物無著時僚邑士皆樂從之游乙酉冬余悼亡公來弔甚哀留止信宿乃謂余曰吾丘墓遐思則枕簟餘潸在蜀者遠不能尋在洪者老不能往因放聲長號余亦不知涕泗之横集也詎料閱歲餘而公已無意於斯世

耶夫人楊氏平舟公女也一子世文婦馬氏余中女也孫山孫公殁之日丁亥五月也葬以其年十一月得吉卜於余里之宜斯園自世變以來蜀客皆莫知其所往獨前温陵譚侯應斗與公里人相好而居相近也譚侯之狀公行也事有源流辭無枝葉足以傳矣世文礱石速銘昔余在中書公驅馳外服稔其才猷因與來往余避賢病歸舊雨無蹤而偃月有萌公乃拳拳以其子請昏焉余惟恐累公公顧欲親我也生於我乎親殁於我

乎銘余後公死尚何辭嘗聞蜀叟言莊簡公當韓氏專
國時其獨立也不可得而戚疏其勇退也不可得而繫
維公在邊效命之秋正在廷擅事之日其心平識遠有
莊簡之遺風銘曰
岷峨之西中大江真人玉斧畫我疆異才間出駭四方
紫巖拔起賓太陽虞趙諸公蔚相望朝辭劒閣暮巖廊
公之先祖簡且莊夔調大化參翺翔百年人物盡珪璋
故家喬木扶明堂蜀雨其濛四表荒吴天來下萬里航



司土子人靖我邦飛芻輓粟峙乃糧𢗚悠蒼天一星黄
大厦如傾誰棟梁泰離麥秀神内傷蘭摧桂折人云亡
公不少留我涕滂鑽石埋辭永公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碧梧玩芳集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朱起鳳

謄錄貢生臣苗序庶

碧梧玩芳集卷十九

宋 馬廷鸞 撰

墓志銘

大監李君墓志銘

子應姓李氏諱雷應鄱浮邑人忠靖公長子也公經學流聲如川沄沄文字行世如日杲杲君含英咀華舒翹擢榦經之傳人也孔明盛心嘗受任於艱危士行晩歲不婆娑於綿篤君内典機籌終躬辦護家之鉅子也榻

前論奏本孤突教子之忠邊頭耕桑有慶州似父之政王之藎臣邦之良翰也由太學上舍生登進士第由郡文學賛征西幕府內歷館寺郎監外累擢刺史二千石往往皆光紹先人一旦韜輝沉馨與時徂謝惜哉子弟力學而幼悟夙成博聞强記有耆儒宿士所不能知者儒科入仕而絶塞窮邊兵屯師律有老校退卒所不能言者余嘗舉君以不如而又戢君良箴者也延和之對知其不肯以售脂韋湟中之糴知其不忍以佯繭絲晉

陽之壘知其不肯以隨祭保障也其末也人皆閉戸君且纓冠良欲藉通材以靖本邦而已易曰遯亨遯而亨也小利貞浸而長也古人區區未極之間圖其暫安而為所屑為蓋易之教也尚何言哉問其年不登中壽問其秩不踰列大夫自名司顯位既不獲展其末用之藴而荒原斷澗又不獲老其不遇之年亦獨何哉人倫生死大幻也世事新陳大夢也中外歴職大彩選也官曹決事大雜戲也作是觀者名為大觀君質邁氣靈必有超

然於此者矣君之弟若子孝敬人也能譜君年日月可
考君之友直諒人也能狀君行事實不誣其爵里之詳
其世祚之遠其宅兆之安彼譜若狀具矣銘無以為也
余之仲子實為君壻一日歸白其父曰外舅病中說大
人常在口意將屬大人銘大人勿辭也憶昨余讀書徐
巖山中與東澗湯公考評南渡初中原故老之遺文觀
其叙婚姻述鄉隣倉荒陸沉死生契闊凄然在目未嘗
不讀而悲之至雲龕李公爵其親家馬大夫之文曰喪

亂而來同郡幾人若已脫之鬚髯與將曉之天星當時
東澗爲之諷誦不已余年未三十叵信此境柰何三紀
之餘悲又甚也余與君姓偶同前人君又少余七歲迺
不能以此文酹我反援此銘君又可悲之甚也銘曰
君材博修石渠之書可紬乎君志澄清湘水之槎可乘
乎渝城之邊柝可停武昌之江壘可傾乎蚤營四方兮
惟我獨賢晚專一壑兮嗟我未老君之所存者要未嘗
亡也孰謂亡者之不如生乎茫茫九原誰能起之起而

莫起斯石紀之

通判李君墓志銘

君景定三年第七人進士教授池州幹辦福建轉運司主管架閣文字三省樞密院司社太常貳潭州贊湖南大幕府府罷君歸享年六十七歿於私宫其孤滔以前進士詹君載采之狀謁余請銘嗚呼居鄉吾知其行誼也在朝吾諗其材名也非所謂賢而宜書歿而宜傳者耶勉而為銘則吾能而吾區區欲忘言者何也蛟沉九

淵而惟鮑鮪之為制也鳳翔千仞而與鴻鵠以偕逝也彼貞元朝士之感何足道哉初君客授池泮實次補余處士之來自舊泮者能言君學政皆可稱閩人朱濬深源者文公之曽孫而余舊門生也深源入為都司官格當舉其屬余以君託焉輒亹亹道君慕擗强毅可喜事慨然刺上之掌故官遷留滯余為堂中言第五人當入詞掖渠才劣且姑祭稷嗣君事以階清華可乎然余已謝病不能解朝政言歸無力足相料理而君亦以貳郡

長沙出矣長沙帥府公貴臣君從容其間不波以同不
崕以異未嘗屈於彼亦未嘗不得伸於此倘居承平時
雈犀李博之為湖南賓客不足稱也士之得志於科目
者徒以馳逐資富貴鮮腴相矜伐君則惟見其深中隱
厚而已晚歲投林棲山與傭保雜作荀卿所謂用之則
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者斯近之矣善
事母母夫人程氏東坡為賦思成堂詩者其上世也讀
兒啼到白鬚之語君無愧焉君病且革招吾從甥王味

道告之以謁吾銘而後瞑唐人於昌黎公有張目而言走奴而請者余何足以當夫將死深悲之言無乃不以其文以其情乎君之自名曰果聖門未嘗輕以果許人也故曰於從政乎何有然則前之川泳雲飛君其果於行者乎又曰末之難矣然則後之霧塞颷回君其果於止者乎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以此銘姓李氏諱睦字友賢饒樂平人世系在詹君狀中銘曰

若有人兮升孔堂登政事之科兮曽參畏而不敢當君

壯歲兮幕中之辨毅且強若有人兮過孔門懷高隱之風兮沮溺之與倫君暮年兮縣上之耕樂以欣一言以蔽之曰果兮萬世將無復改評玆君之自名兮吾以銘

趙母夫人范氏墓志銘

玩芳病叟讀玄至礥之次曰赤子扶扶元正有終測曰赤子扶扶父母瞻也揚雄氏之草玄也既以是明子之能事其親范望氏之釋玄也復以是明親之能訓其子人倫天理盡於是矣趙母范夫人豈望之苗裔耶何其

訓子之能及此也夫人之子曰嗣德由宗學生擢進士第棄官養母存順歿寧國人稱之有子如此嗟乎乃夫人之教也夫人胄出高平有清門之矩範有文士之才華以嬪于宣城戶掾趙公掾登賢科及識晦翁艾軒誠齋諸大老久軒蔡文節公其僚舊也掾蚤終夫人執誼靡忒鞠其孤大其家仁其宗族里黨百年松楸自我封培曰祖考之阡也晩歲芝蘭自我扶植曰君舅之託也佐婚者奩襦焉佐殯者棺衾焉曰吾之宗也有饑者廩以

哺有溺者梁以濟曰吾之里也逋租者懐仁折劵者市義曰吾之奴僕也至若夫亡嚙指以盟親病刲股以藥孤芳大節氷雪同明皆可紀述酒碁智聖之聡切於理春花秋草之賦工於詞雅思淵材宫商自韻皆可吟諷惟是鵝峰之祠事有切於䕶車東湖之句意有悲於倚楹此曽南豐所謂大人之事而顧令天下女子為之盛烈也城之規也蕃之閑也昔之人不忍一日離其親以求榮也嗣德之游三雍也其歌於途誌於驛也則一出

言不敢一日忘其親矣一旦投簪斂裳袖手瓬徑去此王黄州所謂年少辭榮自古稀朝衣不著著斑衣者竒事也南豐之序為古烈女也黄州之賦為國名士也若夫人母子之所為吾於是有感矣在昔熈明盛時道化行大綱正詩書之教浹於閨門節行之修儀於屬籍歐陽公甞序希孟謝氏之詩矣朱文公甞述彦遠趙公之行矣希孟婦人之能言者也歐陽公序之而獨比於衛莊姜許穆夫人傷已閔亡之賦者彼何如時也彦遠宗

室之能孝者也朱文公述之上遡夫漢恭憲王至德高行之遺者又何如時也若夫人母子之所為吾於是有感矣今以曾南豐王黄州歐公朱公之言而髣髴其人於玉石俱焚松栢不改之曰者民之性也先王之澤也若夫人母子之所為吾於是重有感矣孝子之事親也之生而養之戀慕焉而不敢離也斯謂扶之死而葬之銘著焉而不敢軼也斯謂終盖取諸玄焉夫陽微物礩時也母慈子孝者天也哀哉蓼莪其不能以養自終者

時焉者或累其天也潔爾白華其不遂與雅俱廢者天焉者不泯於時也嗚呼凡生若歿之時子若孫之世語在狀中銘曰

在玄之礩於易爲屯海水羣飛烈烈者發風樹不停皇皇者親其可變者世氛而不變者彝倫循陔蘭兮秋草之萎植墓檟兮春木之芘謂余不信視此玄文

三十六代天師母倪氏墓志銘

晉真人許掾之母登真度世而真誥紀焉唐哀子李訓

之母鑄像刻詞而碧落碑稱焉道家本以經功道恩拔
親超祖度上南宫為事無所蘄於文字之傳且其學幻
言麗非書生之所得闚也然歐陽公程伯子或讀焉或
録焉得非五經之外自有書六合之表自有人而孝子
順孫發於天典民彛者又自有所寄耶三十六代嗣教
天師張君宗演之母倪氏殁於其宫謁銘於余介其先
人觀妙先生所得於先正江文忠公之志若曰觀妙異
時駕風鞭霆回淵却海受知穆陵玉珪象簡瑶扇宸章

照耀林谷其所親浙漕進士王君之狀則曰倪氏齊家有序主饋有則相夫有佐佑功行之勞教子有勤飭嚴整之規婦道母儀兩無所愧是觀妙之室也余讀文忠實天抱弓之銘乾端坤倪云徂何往將伸紙濡墨固已陷膺腐背矣是天典民彝也尚忍續之銘乎然懷雨露之明恩奉金石之舊章而託之山哀浦思之人亦天典民彝也又尚忍辭之銘乎張氏養素名山董道垂教自大中祥符以來飈車羽輪温綸促之霞子雲孫嘉號録

之石粇芝田上腴續之瑶殿矗矗銀宫旟旟握帝之符佩神之訣嶽祇受職星伯揚靈去之千萬世思禹而河洛皆禹逃堯而雲天皆堯傳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且獨不究其祖之所逮聞乎圯上一編佐興炎劉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者四百年其間當塗受任者奮身持危與國俱敝而家人女子率爲飛遷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璦英之兄乘煙之父彼皆何人載在史册漢德可謂允懐矣張氏之教源流於漢既彷彿宣城赤

松之遺風則生居靈宅歿言仙姑者寧無感於此乎久矣余之不託於文也昔之人固有制形練魄遺俗獨存以究觀無窮沓來之世變則賦湘靈記麻姑者豈獨女婦之云乎嗚呼銘曰

嗟時俗之廹阨兮願輕舉而遠遊窺前靈於往代兮尋羽人於丹丘身扶日而弗支兮家躡雲而上浮美瓊英之遺則兮羨乘煙之良儔惟彼元君卓為靈匹含冲葆真金堂玉室往訊其人呼之或出

咸寧郡段太夫人墓誌

嗚呼有宋馬其母咸寧郡太夫人段氏之墓夫人饒州樂平人曾祖諱克明父諱誠中皆潛德弗仕夫人生二十有五年歸同邑馬氏馬氏書生家夫人不逮事君舅事君姑如事母旨甘竭力與小姑之未適人者共處雍睦若同産無畦畛焉里之人咨嗟其慈孝最隆也歸十有二年而寡居執誼訓子又十有九年伯仲季相繼拔薦書仲子冠禮闈夫人從其子登朝執經承華侍言邇英

為兩朝詞臣擢拜宥府夫人被命書享祿賜徜徉里第而終得年七十有四景定元年封太孺人三年封太令人咸淳元年封太夫人其年八月巳巳薨於正寢子男三人長巖甫丙午鄉薦甲子奏授廸功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次某端明殿學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季駿孺戊午鄉薦辛酉國子監進士女一人適修職郎慶元府府學教授張洪孫男九人孫女七人明年十一月丙申葬長城鄉金鵝塘夫人性寛慈深靜早有共姜之節

孟母之賢家貧而骙守林廬躬桑苧奉烝嘗而尤策厲其子於學歲時從師晨夜課讀拆裳幃以紉衿佩燃績火以續書檠人所不堪者夫人無戚容變志暮年以子貴則又慕公父文伯之母之遺風勤約自持衣不服鮮華食不嗜珍異在顯融不以為泰其於綴接賓親輯柔內外恩誼有加焉所以履其家之窮通若此子為教官都堂召則戒以安分無躁進為館職輪當面對御史迎劾去則戒以無戚戚敘水吾安之為兩制欲投簪奉母

去則戒以從臣異庶官無輕為去就所以命其子之進退若此先是其子久於朝夫人年老思土不敢留丐外便養輙不得請前一年歸里暨贊事樞府將再奉魚軒就養西府夫人忽一日命子婦曝箱笥細碎曰吾其衣若干其帛若干其裘其裳可著藏中吾無以溷後人為也踰月而病病且革其鄉人謁史而占謁巫而禱者爭奔走焉夫人自處則類若有前知者所以適其身之死生若此夫窮通也進退也死生也烈丈夫未能處而夫

人能之是有不可書者乎葬之日有以瀧岡自表之事諭某者某拜且泣曰某起孤童叨顯仕先夫人之教也十年閒再登朝列母子未嘗跬步離板輿之歸未一歲也屬方以烏鳥私情歸命君父哀衷惻然爲賜急告星馳宵行入門而呼不聞上堂而哭弗知烏用罪逆子爲先人積三世詩書劬躬壽後不肖孤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聖朝褒大先德制書焜煌然而冢上栢大矣載烈象容飭稚昧於長父者尚欿如也瀧岡葬親有年所矣始

克表於其阡不肖孫視先儒何能為役倘免喪不死尚
願戰兢臨履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庶幾求如昔
人所謂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然後叙次潛懿扳當世
先生君子而乞銘焉嗚呼石窌之榮一何短寒泉之感
一何長乎誠前知有此肯以一瞬之華寵易千古之悲
恨乎蚤衰多難道遠年徂創鉅痛深撫膺裂眥幾何其
不從先親而死也尚忍言之既以勉其弟若兄乃屬夫
人之壻張洪書其梗槩納之壙中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魯國夫人墓銘

夫人張氏諱某徽州婺源人曾祖戚美将仕郎祖昌辰将仕郎父遂承節郎監慶元府都作院母潘氏年二十有三歸于前進士鄱陽馬某某登受封爵郡新安文安安定國吉慶魯生于戊子正月歿于乙酉十月将葬其夫念其子之悲将敘而銘之昔平園周公晩而自銘其閨人曰幽陰坤從他人莫宣況余衰老豈復能吹寒竽之音以寄絶絃之感乎嗚呼夫人起閥家嬪儒族性剛勁

而實儉慈常以佛課自律當承平時嘗菽水奉余慈親抽簪珥嫁余孤妹兒詩書女桑麻勤麤鹽細履盈保冲魚軒象服不為榮晚逢世變西移東趨寄安托危規深慮密荒原野藪不為憂悲婦人常德耳余以弱才腐力逢危履巇乞身於燎原之先滅迹於稽天之後雖視息人間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雖然吾進之時惟恐吾之不得退而援之止者誰乎吾退之日惟恐吾之復進而尼之行者誰乎始余以文學掾登朝列入館輪當面

對隅班劾去倉皇奉太夫人出關夫人整比行李獨抱余奏篇以出大璫遣皇城邏者晩索之不得乃免國家以余東宫舊臣引以自近忠為妬障事與志違憂危薰心酸辛嘔血與疾出次六和塔室無姬侍夫人獨處秀江亭上親為余作粥和藥待命六十日不得命再入有旨令家人還第夫人固留江干余内引自乞暫寓太府寺明裡扈從恭謝馬上骨立都人咸憐之國家哀而許之去或遣余所親諭意夫人宜為恩澤子孫計出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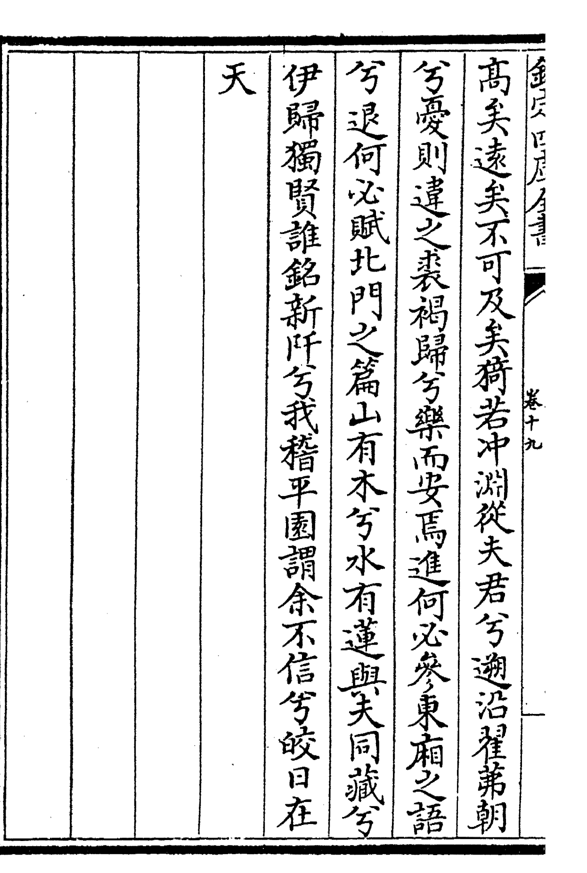
一步不幸即為旅殯人矣夫人慷慨流涕謂所親令所
祈者惟一去耳朝廷苛留病夫擔閣國事即死且不償
責何恩澤之云明日遂有書殿與祠之命余固幸於解
騘珩而掛衣冠夫人則甚甘於釋笄珈而躬井臼也不
自意既歸踰年復以越帥起家江東祥刑使者受朝命
廹余就道怵余行者滔滔邀余止者寥寥余之出處實
為狼狽夫人獨命小史質諸神得陰壯陽稺之繇命諸
子延使者入卧内視余疾使者不得已以疾聞再與祠

蓋自是亟上懸車之請余固凛凛待後命夫人怡然其適意無時從臣奏子授京官癸亥端復當奏則勸以貤恩兄子鎖廳進士中選試南宫甲戌端臨當試則戒其子留家嘗藥不得行是豈薄夫榮而羞子貴者耶進退之際繫念深矣嗚呼祝柱之規弗謀徒使倚楹之憂滋深也朝坐燕與者無救於世之傾危徒使宫居閒處者日虞其身之顛沛也揭之墓門將曰引月長君之志不可磨而草没沓荒吾之責胡可諉也吾不敢使他人讀

之吾子孫讀之知其非直晉潘之悼亡而永愧於楚萊之棲遯也尚何言哉生於戊子正月歿於乙酉十月二十八日葬以丙戌十二月壬寅其地在德興縣銀山鄉之古蓮塘六男子端復端臨端履端蒙端順端益三女子長前卒幼未行修職郎朱煥文從事郎費世文太學生彭開其壻也孫女四人誌其墓曰故魯國夫人張氏

銘曰

古之辭公卿而樂耕釣者其獨往之風與其偕隱之人



高矣遠矣不可及矣猗若冲淵從夫君兮遡沿翟茀朝兮憂則違之衮褐歸兮樂而安焉進何必参東廂之語兮退何必賦北門之篇山有木兮水有蓮與夫同藏兮伊歸獨賢誰銘新阡兮我稽平園謂余不信兮皎日在天

欽定四庫全書

碧梧玩芳集卷二十

宋 馬廷鸞 撰

雜著

祭胡平心先生文

惟公經為人師遲登館殿才周世用覞視公卿屬以顓蒙獲親鴻碩嘗聆父訓欽感公知鄉老貢英超蒙送拔春官擢士過擬飛鳴雖衡鑑之無私亦甄陶之有自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竟何補於始平世雖嫡孫行名

在惡子中徒遠瞻于六一今者考終八衮遄邁九京白髮門生寢車長卧青衿學子絮酒代忱地老天荒蘭沉蕙死窮通榮悴之感離合存殁之悲皆成虚空何足傷歎唐人之誄今日亦云

祭咸寧郡太夫人文

嗚呼諸孫失母亦既踰年母棺在堂如聞其聲母像在几如見其容孰知日月有期體魄則降母之聲容將去此而何之乎年開八衮而半世嫠居禄集暮齡而一生

淡泊藐是諸孤其何以報吾母乎疇昔京師戲綵成圖母謂諸孫吾不復此樂矣異時見我其徵諸畫工孰知此語之竟為不祥乎浙江潮平理棹將發呼母而別淚涕長潸孰知此生之不可再見乎金鵝之阡相其陰陽慈母之德孝娥相望山聯丑艮面直未坤以妥尊靈以庇來雲穆卜良辰輀車既啓血淚徹泉終天而止嗚呼痛哉

祭叔父南塘運幹文

嗚呼盤山巍巍詩書之門公為之孫潛溪堂堂英傑之士公為之子弱齡幾何呱呱以泣公自植立素業幾何僅僅以給公自營葺而肥其家而亢其身秋菊寒泉籩豆薦馨風朝月夕壺觴話情有人事之綢繆無世故之拂嬰於細務以必謹而大體之尤明椇蚕罹羈孤公恩甚勤晩昌顯融公懷甚欣宫保七孫幸公獨存公令長往典刑併淪嗚呼九品之官甚微百年之身已耄偉景定之褒綸錫淳熈之遺老曰通經博古而科目見遺曰

隱居求志而行義可取帝制坦然公則何憾父黨盡矣我獨長潸

祭先姑孺人文

嗚呼自我先和公以修身謹行訓其子孫不惟諸父克守先訓言忠信行篤敬隱德于丘園而未嘗過求忍貧如鐵石而未嘗苟得雖諸姑之適人與其所以持家者亦皆勤儉致贏緜枲自潤而已若先姑尤為嚴毅剛烈有黔婁之妻公父文伯之母之節焉以故享高年集晚

福大耋考終無一可憾萬石君孝謹之風兩家子弟果能服膺而勿失否乎可不懼哉日月有時將葬矣不肖姪自哭先皇帝以來疾病幽憂死亡無日方仍大滌之祠遙灑灞陵之血欲一送姑之喪而莫之能前也嗚呼哀哉

祭先兄提幹文

嗚呼吾兄而止是耶五十年兄弟之親依十五年伯仲之出處而止是耶兄今亡矣其存者豈不可得而言耶

吾嘗評兄山林而懷天下之事畎畝而深當世之憂簞瓢捽茹而有愛人及物之志使其官高則首公盡瘁不為勞使其家肥則解衣推食不為吝使其遭時致身則捐軀蹈患不為難而位不足以滿其德勢不足以行其志年不足以盡其材而止是耶吾兄弟幼孤二父遷謝時兄纔九齡率諸弟以學雞初鳴琅琅誦書史白首不衰家故窮空以開門授徒為業昧爽危坐閱文卷商題評寒暑不輟暮年課子亦如之意者劬書醉經足以累

兄壽乎兄為布衣嘗竊有杜陵吾廬獨破之懐又有昌黎平生悲詫之興晚歲值其不才弟為盲宰相金書抵京師輙一喜而一懼喜也以平安之來懼也以責善之故家事不言言國事身事不言言他人事朝廷罷行而議論不齊曰汝弗知州縣官才不才而升沉或異曰汝弗詳歟冗僚卑官材諝困滯曰汝司人物而弗能稍稍振拔之歟弟既還山兄之此言不復聞此書不復出而此志亦不復伸矣意者憤世疾邪足以累兄壽乎兄

有場屋之夙負而本無進取之心有科第之壯圖而本無官職之念草袍槐簡義檄迫之月柝燈碁儉幕招之登極推恩普天轉秩兄無所陳初官小剡章交公車兄無所顧再調月餘京剡再至兄無所求他日馳書其弟曰吾姑以課子平糴為事是亦為政矣今年弟得危疾抱兄而泣曰脫不濟門戶衰矣萬石燚安石得無仕進志乎兄聞而悲之乃肯就泉幕不三月而疾不起意者任職居官又大累兄之壽乎弟以大暑大寒之月投床

卧病兄呻不寧六月來京喪其長女纔兩日兄不顧而來十一月來京攜眷官下又纔兩日兄又不顧而來暴衣露冠風羈雨紲惟恐一日其弟之旅死也而豈料其身之不免乎蒼蒼者無信乎茫茫者無神乎病者瘥而壯者殁乎垂亡者僅存而無病者長往乎庸庸者達官而皎皎者下僚乎嗚呼痛哉兄於為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然而直心無他腸中產無羸餘亦戛戛乎其難矣鄉閭紛爭兄調護之士夫請託兄巽謝之僕厮傲慢

兄猶制之儒生窶貧兄梯級之饑羸待哺兄平頒之宜其身歿之後聞者垂涕哭者失聲何以得此於人乎人誰不死搢紳死權死於官賈販死財死於塗介胄死勇死於敵兄平生孝養一日還任必欲扶憊祭母墓而後行醫師勉以疾不宜拜必拜而伏枕不能興竟啓手足於凱風寒泉之廬良得死所矣然則兄䰟何之乎將蕩為太空與化俱逝乎抑從先夫人若平生歡乎兄則無憾弟將疇依弟年踰五十官歷二府何所求於世亦不

敢復為世用矣一身失左臂而欲為人可不可歟今而後惟偕季弟奉孀嫂撫孤雛若哺若寄者以至成人然後他日有以見兄於地下耳子由東府之詩盤洲鐳脚之賦可覆思乎一哭而涕零再哭而魂驚三哭而聲咽四哭而腸絶嗚呼痛哉尚饗

祖祭先兄提幹文

嗚呼阿兄亡矣憶五十年間始而褰衣遯棗推梨中而摶空後雁前鴻終而號旻擿蔕枯荆𠂡聚散之幾時而

悲歡之百緒也日邁月征音容隔矣山長谷穹草木澤矣殯于位祖于庭食果其餘俎歸于館兄弟而賓客之矣中年別兄臨別輙悲孰知此別没世為期晝思冥茫夜夢見之瓊瑰盈懷枕簟潸[illegible]鳴呼比年此時浙江之漬輕舟迎我呼我中流今年此時豐塘之阡靈車送兄葬已高丘孰寒暑之一瞬而俯仰之千秋戢恨飲泣勒文藏幽何生年之卒卒而修夜之悠悠朔吹為我悲凍雪為我愁明發遂行單杯永訣逝者魂歸存者肝裂嗚

呼哀哉

祭亡弟總幹文

嗚呼紹定之元先人即世兄纔九齡弟甫四歲我生七年亦未毀齒母抱羣雛家徒四壁晝荻而教採梠而食食我猶艱教我誰即維方氏姑欲抱汝去曰勁齋翁實能訓汝取諸其懷涕零而與獨余從兄詩書相和帶經而鉏飯牛而歌每嗟予季諆習若何更六寒暑微一音郵母懐弗康命我徃求川谷之長林澗之幽行即其家

忽遇諸塗曾髽齊屨樵牧與俱翁耄而荒子娭以嬉我心不决告母還諸又閱三霜始勇一行泥塗濺濺雨雪彭彭遂挾子歸俾學我傍束書授徒負篋從兄簡編之樂絃誦之聲或雞三號或夜參半忘食已晡爇薪欲旦我擢儒科棄此免園子自矜奮魚躍于淵我官江圻去此東岡子自婚媾鳳求其凰戊午初薦我留家巷姦囘曰丁以癡物相合者冥升背者逺放其人虎視其黨睢盱嘖有煩言懾處愁居子於此時而奉鄉書辛酉再薦

我列朝紳便嬖曰林以吠犬信請誅履齋欲媒其身我對延和細為上陳本朝家法不殺大臣無滑此手以傷吾仁一言蹇蹇萬目睽睽愛我者我竒怒我者我麾子於此時而薦胄閫謂為獲伸再進再躓謂為不遂孰憑孰翼以賢能獻書以門品授秩嗚呼哀哉命鄉論秀一第崎嶇惟有司不明國舍虞比一官拓落而天下無邦既中年之欝欝又晚歲之皇皇伊寒門之撑拄與濁世而低昂姑忍尤而攘垢孰投簪而褰裳忽虢山窮乃孰

黃粱臨絶之音一何琅琅曰懐抱其靡終以妻子為余累念子平生諸緣畧備婚嫁畢圖兒孫孔峙先人之緒業未荒姑氏之蒸嘗有繼倘頹齡之闋天可含笑而入地維昔之時老不哭少何今之衰兄哭其弟昔兄之亡三人行而損一人於易為損今弟之歿二惠競而弱一个於傳為危有文以觴無淚可揮如身無臂如車無軏孤鴻失侶獨啼雲長庚孤明不陪月嗚呼哀哉尚饗

九日祭亡弟總幹文

維著雍困敦之歲無射之月亡弟總幹止堂君三年制
終將以良月祓除其兄某乃以萸菊之辰奉糕酒之奠
別靈筵而告之曰嗚呼古人有言閒居愛重九之名今
我不樂獨立無同氣之親嗟余季之冥升閱黃花之三
零始而枕棺外舍中而設几中庭終而隙駒迅馳祥琴
成聲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孰敢違先王之禮經然則酒
能澆胷中之磊塊菊能制短世之頽齡乎感物思人兮
涕泗横慨今懷昔兮寢夢驚吾嘗與君奉母齊山江涵

秋影欣然適攜壺之趣又嘗與君從兄東府風吹松竹
惻然感對床之情或霜螯左持或雲液細傾令辰何辰
酌此酥醾故吾今吾視此伶俜矧終年之大病將鬼趣
而人形腹彭亨而不能納饘馨足擁腫而不能踰柴荆
嗟若君存能不我矜余又安能登高望遠臨流歎逝睇
汝君山之陽而視汝白雲之京也靈兮何之魂兮何營
將為浮漚為飛塵棄我捐我即九原之昏昏抑為祥雲
為慶星福我壽我驅二豎於冥冥乎嗚呼明年縱健人應

老昨日追歡意已遲非東坡九日懷子由之賦乎鴻鴈池邊照雙影鶺鴒原上憶三人非涪翁九日懐知命之句乎彼懐兮一時吾懐兮千古綴辭寫哀有淚如雨嗚呼哀哉尚饗